

蓝天下的那抹明黄

郭宏欣

今年6月,电话那头,母亲激动地告诉我,村子里开始铺天然气管道了,以后不再烧煤了。

前几天休假回家,车子刚拐进村,我就看到了家家户户屋檐下的天然气管道,在蓝天的映衬下,那明黄色的管道延伸向远方,连接每家每户。

“等天然气进了户,我准备把屋子重新粉刷一次,然后铺上白色的地板砖,让房子看上去亮堂堂的。”一进入家门,父亲开始给我罗列他的计划。

等坐定了,再看屋子那被烟熏黄的墙,我不禁想起了那些年烧柴火的日子。

我的家在陕西韩城芝水河畔,小时候,村里人大多烧的都是干柴,山上的荆条,各类木材,地里的椒树枝、果树枝、玉

米秆、玉米芯这些东西,都被随手捡回来做饭取暖使用,这其中椒树枝算是最耐烧的,因为自带一点油脂,不仅生的火旺,而且持续时间长,隔好一会才用添柴。

几乎每顿饭都要重新生火,母亲总是先点一张小烟盒或者旧报纸,然后慢慢放上玉米芯子,最后再加上硬柴,有时候因为下雨天,柴火比较潮湿,需要好一阵才能生起火,在那充满烟气的厨房里,留下了母亲一声声烟呛的咳嗽。不只是我家,每次去学校的时候,我们每个学生还要给老师带一些玉米芯子,因为学校也没有燃料生火做饭。

平常时候还好,可一到冬天,屋子里就冷得跟冰窖一样。那时我们姊妹三人还小,一家人都挤在东房的热炕上,临睡

前父亲会烧上一炉膛火,到半夜的时候,再烧一次。母亲临睡前,会把我们的衣服放在两层被子的中间,这样早上起来穿衣服,也不会那么冷了。

后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慢慢提高,村里人从外面拉来煤泥,然后掺和着土搅拌在一起,晾干后放在屋前,用的时候敲成小块,然后端到屋里使用。紧接着,大家用上了蜂窝煤、三八大块、焦炭等各类煤炭,炉子里的火就更旺了。

再后来,又有了煤气灶、电磁炉、高压锅这些物件,生火做饭已经没什么问题,家家户户的烟囱也只是逢年过节蒸花馍、炒大肉的时候,才会冒出一小点白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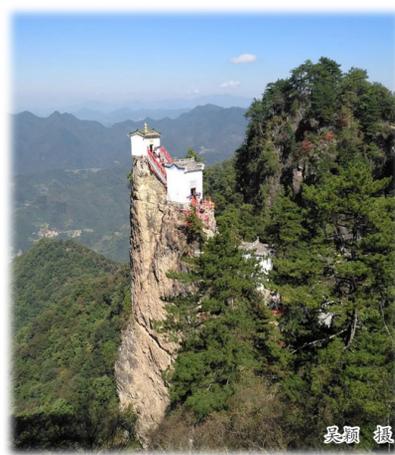
但天然气仍是农村人的渴望。村东

头的张大爷,儿子在城里买了楼房,每隔一阵子都要去城里住几天,回来后,最爱说的就是,城里人做饭用的都是天然气,管道都直接通到厨房,用的时候打开阀门,把火点着就行了;一到冬天,用的也是天然气取暖,在家里就跟夏天一个样,稍微动一下,还热得出汗嘞!现在梦想照进了现实,别提大家的心里有多高兴了。

“咱农村现在可一点不比城里差!”母亲的话把我拉到现实当中,“天空越来越蓝,环境越来越美,生活也越来越便利,你们有时间多回家看看。”

是呀,天更蓝、水更绿、山更清、人更美,这不就是我们的中国梦吗!

(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



吴颖 摄

当我们每天面对冰冷的钢铁丛林听着机器的嘈杂,是否有想出去走一走的念头,投身大自然的怀抱给自己来一场心灵的放飞。陕西自驾游协会组织的十月探秋秋久日阴霾里的人们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出游机会。

星期六,晴间多云,十余人欢声笑语自驾走出陝,开进秦岭腹地镇安,如城西35公里的塔云山相约问道,倾听山间林语,观山觅云寻塔。

塔云山的险峻让人惊叹,每次去都有不同的感觉。已入深秋的塔云山更是使人流连忘返,硬件设施的提高和旅游服务的完善,配套景区的开发更加方便游客的观赏。素有“金顶刺青天,松海云雾间”之美誉的“观音殿”翘首于万仞绝壁之上,有“秦楚一柱,绝顶道观”之说。这个不足6平方米的小庙建于明万历年间,其三面悬于万丈深渊,宛如刀削斧劈,深不见底。而金顶仅用四根青松木条支撑,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鬼斧神工之作无论从哪个方向远观都令人叹为观止。

塔云寺一观、一塔、一庙、一堂、九殿的建筑群体现道家清静无为,道法自然的法则。金顶之颠,恍惚的云,轻抚面庞,迷乱的风,时而晃动松林,人仿佛置身于虚无缥缈的仙境,是塔、云、山的绝妙结合。

站在高处远望浮云如被,覆盖层峦叠嶂,从云缝中钻出来的几缕霞光,映射在五彩的山间,极强的层次感美得让人震撼窒息,放眼望去景色美不胜收。令人称奇的是云层来时无征兆,散时悄无声息,徐志摩的爱情诗句用到这里很恰如其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山间游人如织,人山相恋,山附人的灵魂,人听山的道问。

攀登塔云山的体力消耗强度并不大,游完全程也就三四个小时,来时的山间道路和景区公交已经把上山的行程缩短到几百米,实际上真正是翻了两个山头而已,尤其是新开发玻璃桥和铁索桥,增加了乐趣,延长了游玩时间也避开了上山最费力的通天梯,尽管这样,同行玩伴也有脚步踉跄地上下着台阶。山上有免费提供的热水,食品价格适中,喜欢自驾的朋友完全可以在一天时间闲庭信步地打个来回。

路上的风景依然是那么美,出了磨木路的山口,车行在返回镇安17公里的102省道上,两边山坡上一大片一大片红叶点缀在绿色树间,红白相间的山间民居镶嵌其中,色彩斑斓犹如童话般的世界。

驱车在省道沿山而行,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猝不及防出现在正前方向阳的山峦好似铺了一层红地毯,随着景色的移动,车景合一置身于巨幅油画令人神往。沿路的镇安河水声潺潺、清澈见底,河床紧密相织的石头享受着河水的婆娑,而我们则在一遍遍的赞叹声中感受着这份唯美的视觉盛宴。

出行游玩品尝当地的美食是必不可少的,到达镇安县城迅速找到个不大的餐馆,干干净净的一家夫妻店,女人前台兼职服务员,男人在后厨忙活。镇安小炒、芋皮炒腊肉、酸菜土豆片、干炸野鱼等十几个特色菜肴被我们风卷残云般消灭,真正响应了国家提倡的“光盘行动”,顺带再买点土特产打道回府。

短暂的出行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工作,只问初心,无问西东。

问道塔云山

吴颖

十年北移路

王佳苗

一阵哽咽,我甚至有时准备离开这里……自从认识了你,我就下定决心跟你一起留在这里,为我们的未来好好奋斗。”看着他坚定的眼神,她的眼里泛起了泪花,她答应了。这是公司成立不久时,一对刚步入婚姻的年轻人给彼此许下的承诺。在时间的见证下,他们像其他大部分北移人一样,用青春与信念兑现着对家人和对未来义无反顾的承诺。

此心安处是吾乡。因为一个简单朴实的承诺,无数像他们一样的人留在了这里,他们从极度陌生到渐渐习惯这里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冷与常年凛冽的西北风,渐渐适应当地独特的方言以及完全不同的饮食习惯,渐渐习惯远离家人的那份孤独与不安,最终,他们选择将那份难解的乡愁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情系“火车票”

“每次回家的火车票我都珍藏着呢,从公司成立到现在都已经存了两百多张了,虽然有的字迹已经看不清了,但是可别小看这小小的火车票,这是我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我会一直保存下去,看着它们我就能想起这些年回家途中心酸与幸福……”提到回家,同事老张感慨地说。

每逢佳节倍思亲。关中东到陕北跨越空间距离六七百公里,从此便有了千里之外的思念,当多数人在享受团聚的美好时,他们可能还正匆忙地穿梭在回家的火车站与汽车站之间,有了这一张张车票的陪伴,他们与家人的距离仿佛又近了一些,虽然有时候也会疲惫,但内心始终是幸福的。

平凡“追梦人”

“如果将来退休了,我一定会怀念这里



陕北的秋透着一丝寒意,冷得让人猝不及防。回想十年前的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凉景象,一批批“追梦人”从关中来陕北,他们到这片朴实无华的陕北高原来追寻自己的梦想,从此,关中与陕北之间的距离渐渐拉近,不同地域的传统文化与生活习俗在这里相互传递,在这里相互融合。

选择“留下来”

“刚到这里时各种不适应,工作、生活稍有不顺心,就会想念远方的家人和朋友,当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响起时电话这头却

一碗烙面一份乡情

张方央

天降甘露,地出醴泉,那里就是我的家乡——咸阳礼泉。家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生活了20几年,除了一些风土人情和乡俗,令我牵挂的还有家乡的美味,家乡美味,美在烙面。“康师傅、巧面馆、白象、华丰、老北京……”市场上现有的所有方便面都会被一碗礼泉烙面秒杀掉。”可提起礼泉烙面,许多人只闻其名,未曾浅尝,更有甚者,对烙面为何物都闻所未闻,茫然不晓。礼泉烙面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方便面,可浇汤食用,亦可干吃,在家乡按乡俗我们把烙面也叫“涎水面”。对于礼泉人来说,一碗浇汤烙面胜过天下所有美食,它是山珍海味也无法替代的乡情美食,是贫困地区的土俗,是漂泊在外的礼泉人抹不去的情怀,无论身处何方,每逢过节就会怀念那一碗烙面。

从小我就喜欢跟着大人在村里坐席,不为吃鸡鸭鱼肉,只为那一碗浇汤烙面。村里不管过红白喜事,早上招待客人的永远是浇汤面和浇汤烙面,几十年来从未改变。客人上桌坐满后管事的总管一声招呼,前后厨浇汤的、端盘的、撤席的、洗碗的都忙活起来了。红油油的烙面上来大家埋头便吃,一碗烙面三口吸溜完,顾不上抬头擦嘴,空碗推到一边端起另一碗接着吃,如果你没吃上七八碗那就绝对没吃好。现在回家偶尔会遇上村里谁家过事,一大早起来坐席吃浇汤烙面,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流水席上的烙面汤比自己家里的香,更有味道,可能是那种露天下乡党们围桌吃饭的氛围不一样吧。

大家之所以叫它“涎水面”,是因为以前乡亲们经济条件不好,难得有肉汤,不舍得浪费,所以把席面上撒下来的汤都倒回锅里来回浇面吃,随着时代进步,大家的日子都好了,汤也不再回锅了,可我们还是喜欢叫它“涎水面”,这或许就是一种情怀。

礼泉烙面味道堪称一绝,做法更是复杂奇特。我虽常吃但不曾见过如何制作,这次回家去一亲戚家拜访,体验了烙面的制作,了解了烙面的故事。以前礼泉属于贫困地区,粮食紧缺,家家户户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摊烙面改善生活。摊烙面看似和摊煎饼一样,但很多细节大不相同,有人说烙面就是放大版的煎饼,其实不然。摊烙面之前需要在瓷盆中将面粉用水和稠搅匀,不能有糊疙瘩,小面块,然后逐渐加水(少量),再和再搅,直至特别粘糊状,调好面糊经过一晚上的饧面,然后放到麦秸火上架的鏊子上,一勺一勺地摊抹平、抹圆,翻2到3次面儿,烙成粗布一样厚的薄饼,晾凉之后,用擀面杖碾平,折成手掌宽的长条集中起来,再压瓷实,数小时或隔夜后,用刀切成细丝,最后堆叠如葵花、蒲团。以前村里有鏊子的人家很少,大家都是前一天晚上调好面糊,第二天一大早拉着车去有鏊子的人家排队摊烙面,一群媳妇在一块儿讨论着谁家今年收成好,谁家面粉白,谁家烙面摊出来劲,很是热闹。

烙面的吃法也是极其讲究,一定要面少汤多,一碗烙面只捏一小撮,肉汤打底,鸡蛋皮、韭菜做臊子,漂在红彤彤的油汤上,滚汤一滚趁热吃,而且只吃不喝汤,面筋薄细润,汤浓煎辣香,个中美味,自有食者才能体味。

家乡有道不完的热闹,数不清的美食,写不完的风土人情和乡俗。如今的家乡已不再属于贫困地区,乡亲们也不用等到过年、过事的时候才能吃上一碗烙面,进入秋冬季节,礼泉人都会备足了肉汤、肉臊子随时准备招待四方来客吃一碗地道的浇汤烙面。以前的鏊子被换成了平底大锅,麦秸秆也被煤、天然气替代了,唯独没有改变的就是礼泉人对烙面的热爱和情怀。(黄陵矿业公司)



丝毫不差

王绍鹏 摄 (彬长大佛寺矿业公司)

我的父亲母亲

杨宇

忙完我的婚礼后,母亲就住进了医院。当进入病房看到床上那个熟悉的身影时,我忍不住鼻头一酸。平日红光满面、活力十足的母亲变得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她身着病号服,一只手捂着腹部,勉强露出的笑容里夹杂着痛苦,而父亲坐在另一张病床上看着母亲,沉默得像尊雕塑。

向医生问完母亲情况后,我如释重负,母亲情况不算严重,需要做个小手术。再回到病房时,只见母亲在和父亲争论着什么。原来是母亲中午想吃父亲做的小白菜然然菜。“你不能吃葱姜蒜,怎么给你做然然菜啊?”父亲不耐烦道。“我不管,我就想吃然然菜,别的不想吃。”母亲像个小孩子一样大声发着脾气。父亲看了一眼我,脸上挂着苦笑,眼里充满了无奈,交待我注意液体快慢后便拎起饭盒走了。送走父亲后,我坐下和母亲闲聊起来。

“结了婚可得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了,别乱花钱。”

“好好对人家,不能欺负人家。”

“你从小粗心大意,工作上可要认真细心。”

从结婚一事聊到工作再到病况,大多都是母亲在说我在听,母亲害怕动刀,就像小时候的我害怕打针一

样,眼神里充满恐惧和不安。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于是想留下多陪母亲几天,但是母亲坚决不让,说我照顾不好她,父亲在,她还有个撒气对象,父亲不在,她不知道气向谁撒。一种愧疚感从心底油然而生,我看着压抑着病痛的母亲,想起初二那年我发高烧不退,母亲整夜用酒精给我擦拭身体,记忆模糊间是母亲偷偷抹着眼泪为我退烧的画面……回过神来,我慌乱转过头,用力睁大眼睛,不想让里面的滚烫泪水流出。

输完两瓶液体后,病房门被推开,父亲提着饭盒走了进来。我接过饭盒打开,里面果然是母亲心心念念的小白菜然然菜。母亲小口小口地吃着,嘴里还嘟囔着菜咸了之类的话。父亲没好气地转过头去,大概是想眼不见为净吧!几天后母亲做手术,躺在推车上的她紧握着父亲的手,像个小孩遇到恐惧的事物一样慌乱、无助,父亲眼里满是心疼,他轻声安慰母亲:“别怕,不疼,睡一觉你的病就都好了。”在母亲被推进手术室后,我看见父亲的双手微微颤抖着……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母亲没少吵架,但每次都是以父亲的让步而将家

不会在情人节或结婚纪念日送礼物让母亲开心。记忆里父亲仅给母亲买过一枝玫瑰,那枝玫瑰被母亲插在家里最好看的一个花瓶里,养了好几天直至枯萎。或许他们大半辈子没和对方说过一句我爱你,但我相信,他们的爱情是存在且深入骨髓。父亲对母亲的爱,在一顿顿可口饭菜里,也在一次次妥协里。母亲对父亲的爱,在一件件为父亲精挑细选的衣服里,也在柴米油盐的生活琐碎里。他们的爱在相依相伴中滋长着,慢慢根深蒂固。

我的父亲没有散文诗,手上和脚上全是茧子,他把所有的爱给了母亲和我,把所有生活的重担留给自己扛。这个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男人沉默得像座山,无言却厚重、木讷却踏实。而我的母亲则用全部精力将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我们干净的袜子、整洁的

家,热热的早餐……温暖细腻的母亲化作涓涓细流萦绕在我心间,陪我长大,伴我成熟。

白岩松曾写下过这样一句话:生命起步虽久,前路却还遥远。家的概念还会变换,然而我已经知道,家是奔波得来的,而家也终究是奔波的意义,只是这家人有时是自己的,有时是芸芸众生的。

对我而言,为父母奔波是一种幸福。因为,父母在,家就在!

(北元化工公司)



徐宝平 摄